

左牙辟刀

下

ZUOSHOUPI DAO

佰川★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左手劈刀

佰川 ●

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一章	艳神婆心动邂逅	001
第二章	媚眼如丝	025
第三章	牛刀小试	034
第四章	市井狼烟	045
第五章	春风暗度	055
第六章	雪满弓刀	066
第七章	愿者上钩	079
第八章	沙场桃源	091
第九章	魔鬼城	110
第十章	云诡波谲	131
第十一章	狼皮呼啸	150
第十二章	鲜衣怒马	166
第十三章	银铛入狱	191
第十四章	峰回路转	212
第十五章	盘马弯弓	233
第十六章	蛛丝马迹	255
第十七章	古刹钟声	286
第十八章	暗度陈仓	303
第十九章	犁庭扫穴	327
第二十章	阴差阳错	340
第二十一章	望梅果然止渴	359
第二十二章	萧萧班马鸣	374
第二十三章	为牺牲干杯	400
第二十四章	神秘石人谷	419
第二十五章	该收手时就收手	439
第二十六章	喋血津浦	463



第二十七章	自蹈死地.....	494
第二十八章	兵车行.....	508
第二十九章	沆瀣一气.....	527
第三十章	刮骨疗伤	544
第三十一章	魅影幢幢.....	557
第三十二章	扑朔迷离.....	575
第三十三章	神秘的断指人	589
第三十四章	霹雳手段.....	602
第三十五章	大塚疑云.....	624
第三十六章	奇怪的命令.....	647
第三十七章	铁血突击.....	671
尾 声		689

第二十一章 望梅果然止渴

龙远鸿病了，谁也没想到他会病得如此凶险。被抬回家中后便再没睁开过眼睛，只是牙关紧咬，肚皮鼓起老高，一口一口往外倒气，身上烫得如同起了大火，手脚及四肢关节却冰凉僵硬难以屈伸，大伙急得团团转。黑狮卧在炕角不吃不喝，眼睛里蕴着一种哀伤，不时会像人一样站起身来前爪搭在炕沿上，探着脑袋附在他脸上嗅来嗅去，然后发出几声狺狺低嘶，无奈而哀伤地重又卧回原地，如此反复不已。

常言道：医不自治。夜明珠平时给这个看病消灾给那个化解戾气，临到龙远鸿大病不醒时，她却真真乱了阵脚慌了神，明明看着像伤寒症状却不敢用药。慌里慌张拿出家里一棵珍藏多年的参王熬成汤，撬开他紧咬的牙关灌进嘴里，吊住他身体里游丝一样微弱的一口气，然后打发大伙四处求医。

于是赵良栋便从军长那儿借了一辆小卧车天天带人到处寻找名医，但凡有一点名头的内科医生，无论中医西医便高价请到青狐桥为龙远鸿诊病；韩得功更是派出马队踏遍甘青两省掏老鼠洞一样寻找民间高手；夜明珠则亲自找茆五泉，茆五泉派出徒弟徒孙在陕甘青宁疆蒙各省黑白两道大发武林帖寻找专治伤寒的内科名家。

名医请了一百多，院子里的药渣堆成了小山，但龙远鸿的病情却不见丝毫好转，而且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此时谁都能看出来，若不是夜明珠那棵参王吊着一口气，恐怕龙远鸿早就进了阎王殿。

最后沈百谷一跺脚，亲自出马跑到战火纷飞的南京，找到党国元老于右任请他帮忙。于右任派副官带着沈百谷辗转赶到杭州，欲请当时已回到乡下老家躲避战火的金陵国医馆内科国手、享誉海内外的杏林泰斗孙济慈出山。孙济慈一听病人远在甘肃便一口回绝了。此时沈百谷心急如焚，哪有心情和孙老先生泡蘑菇？一使眼色，几个随从连拉带拽几乎是绑架着孙老先生上了车，千里迢迢押着他赶往青狐桥为龙远鸿诊病。

孙济慈其时已经七十六岁高龄，一生救人无数。只要是内科，无论什么疑难杂症

到了他手里一眼便能确诊，然后药到病除。然此人形骸放浪、性格狂悖、语言不羁、长相滑稽，行止乖张怪戾，皮里阳秋，高兴时能将病人呼爹叫爷，死皮赖脸缠着给别人治病且分文不取，不高兴时污言秽语骂得患者死去活来且万金难求，是个地地道道的怪人。

孙济慈对强请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一路上骂骂咧咧不吃不喝，一直以自杀威胁沈百谷。被押到青狐桥时已是蓬头垢面衣服稀烂，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但见到龙远鸿后，他却皮里皮气一声尖笑，说了句谁都没想到的话：“娘西皮，这小王八蛋长得像我！”

众人一听顿时都面带愠色一声不吭，黑狮似乎听懂了这句话，它猛然站起身来，浑身的鬃鬃忽一下张开了来，对着孙济慈发出雄狮一样的低吼。

孙济慈大概从没见过这种动物，被它巨大的体形和雄狮一样凶猛的神态吓坏了，张着嘴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刚才还皮里阳秋的神态瞬间便变成了极度的恐怖神色，脸色霎时变得蜡黄，额头鼻尖上布满了冷汗。

“黑狮，出去！”夜明珠对着黑狮低低呵斥一声。

黑狮低下头，收起刚才那付凶猛的神态，耷拉着耳朵慢腾腾走到门口卧下了。

夜明珠满怀歉意地对孙济慈笑道：“老神仙，不好意思，惊着您了。”

孙济慈的表情恢复得极快，脸上又是那付皮里皮气的神态，“罢了罢了，它是牲口不懂事，你又不是它，你道的什么歉？我先给小王八蛋看病要紧！让开——”说着也不理夜明珠，径自向龙远鸿身边走去。

他的话很噎人，夜明珠悄悄咽了口唾沫没吱声。

自古以来，念书之人讲究‘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仕途上没有什么指望便转而习医，不能济世还可以救人，因此知名的医家大都学识渊博，一副恂恂儒雅的大家风范。

然孙济慈却反其道而行之，其骨骼清奇相貌高古，颇有太古遗风。扫帚眉、豆荚眼，头发稀稀拉拉，两片耳朵薄如猿耳，几缕鼠须焦黄焦黄。八字脚瘦骨伶仃，走起路来一拧一拧，直如二八娇娘迈着三寸金莲临风而行。说话时鼻子嘴巴不时一耸一耸往一堆里挤，使得五官看起来仿佛漏了气儿的灌汤包子，褶子密密匝匝靠在一起，让人瞧着很累。说起话来声音又尖又快，活似一群老鼠崽儿在炕洞里追打嬉闹发出的吱吱叫声。

见他这么一副尊荣，众人心里当时便是一沉。

他和众人心中的国医高手形象相去甚远。眼前之人哪有一点儿四平八稳从容不迫的大家风范？分明就是青狐桥镇上的街痞无赖大烟鬼出来活现世嘛！待他张口说话，众人更是气得半死：远鸿此时已经瘦得脱形了！否则怎么能和你这半人半猴的怪样子相提并论？但他毕竟是大名鼎鼎的杏林泰斗，人已经千里迢迢地请来了，为了远

鸿的病情谁也不敢吭声，任他一人在那里唠唠叨叨。

孙济慈也不理会各人复杂的目光，大刺刺坐在炕边开始诊治。他切脉的手法很怪异，不是在病人腕上搭脉而是将食指和中指搭在龙远鸿的手背上。夜明珠一看便知此人的手段已臻化境，这种切脉手法乃传说中的“太素脉”手法。纵观杏林，能用这种手法切脉诊病的高手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远鸿有救了！她忐忑不安的心立时便稳了下来。

一旦进入诊病状态，这怪人瞬间便进入物我两忘境界，把什么东西都抛到了脑后。只见他一会儿看看龙远鸿的脸色，一会儿翻了翻龙远鸿眼皮；时而翘起又脏又尖的食指为龙远鸿切脉，时而偏着四棱子脑袋翻着白眼儿作思考状；或是上蹿下跳抓耳挠腮绕炕急行，或是捻着鼠须自言自语喋喋不休；脸上的表情似悲似喜、似哭似笑，白眼珠子一翻一翻、老鼠须一翘一翘，活脱脱一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模样。

若不是远鸿病势沉重导致大伙心里异常郁闷，孙济慈的这幅十足的怪样子足以逗得众人跌着脚杆儿狂笑一番。

好一阵子过后，孙济慈终于确诊，他站起身来淡淡说了句：“气痹。”

夜明珠心里一沉，不禁泪眼汪汪问道：“怎么会得这种病？”

孙济慈白眼一翻，说道：“生闷气！”

“生闷气？”众人感到匪夷所思，不由异口同声问道：“生什么气？”

“娘西皮，这小子生性高傲，心比天高，比老子还牛皮！可吃万般苦，可受万般罪。只有一样是绝不可忍受的，那就是受不得委屈，正经八百是那种可杀不可辱的鸟脾气。最近一段时日一定是因为什么事生了很大的气却有口难言，一下子堵在了胸口上，然后骤然遇冷，于是郁寒二气凝结于肝化而为毒，转而攻入五脏六腑七经八脉之中。因而表现出的症状便是表热内寒、上热下寒，而五脏六腑中却是寒中裹热，同时伴随全身浮肿，腹胀如鼓。看得出来，病势当初并不十分凶险，一剂‘加味甘桔汤’，亦即生甘草、苦桔梗、牛蒡子、荆芥、防风、薄荷、辛夷、飞滑石等八味药，加臭鞋垫子烧灰做药引子便能理气化淤、曲径通幽。”一气说了这么长，他似乎感到有些气不够用，于是稍顿了顿，尖笑一声语含不屑道：“然庸医害人！娘西皮，我刚才切他的脉，乃火被寒逼住之象，肝气益发不畅。病原本不是要命的病，庸医一味用苦寒之药逼火，火不得发，病势遂越来越重，继而转化为夹气伤寒，此际已变得极为凶险，长则旬余、短则三五日，保准赴西天极乐世界呜呼哀哉也。”

夜明珠吓得面无人色，几乎瘫倒在地，强撑着问道：“难道您老也不能治？”

“切——不过棘手而已！”孙济慈闻言顿时眼皮一翻，极为不屑地说道：“娘西皮，这世上还有我孙济慈治不来的病？只要还没有活埋入土我便能治！但是有一点，哀莫大于心死！据我看，此人心如死灰、但求速死，若非参汤的药力一直融通七经八脉

养着心腑，怕早就死去多日了。心病不除治标不治本，治了病治不了命。”

“治标也行，”夜明珠忙不迭地央告道：“我只要他醒过来，只要他能说话我就有办法。”

孙济慈急速耸了耸眉头，忽而又嬉皮笑脸起来：“呵呵——目前也只好如此。”于是援笔在手，三下五除二写了两副药方，吩咐道：“第一方药乃排淤攻毒之药，此药虎狼之性，故只抓一副；第二方正本固元，需连续煎服九副。”

张磊接过药方飞身上马，旋即便抓好药返回。大家七手八脚赶紧煎了汤撬开龙远鸿的嘴巴灌了下去。

孙济慈毕竟年龄大了，一路鞍马劳顿，实在支撑不住了，看着他服了药，起身说道：“我眯一会儿，一个时辰后若有动静便叫我，若无动静则不许叫我，继续煎服第一服药。”

众人听了也不敢聾嘴，赶紧扶着他到旁边厢房里躺下，悄悄带上门退了出来。

服下药不久，龙远鸿脸上开始慢慢沁出细细的汗珠，荇儿守在眼前不时用绢帕替他擦拭。不大一会儿，就见龙远鸿原本急促粗重的呼吸声渐渐平稳下来，脸上那种赤紫之色也慢慢褪了下去，容颜看起来逐渐趋于平和之色。

荇儿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又惊又喜的叫道：“烧已经退下去了！”

众人围过去一阵乱摸，都长长出了一口气。夜明珠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南无观世音菩萨——”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昏迷多日的龙远鸿忽然一动，腹中咕噜咕噜一阵鸣响，他慢慢张开了眼睛，嘴唇一歛一动，似乎在说什么。荇儿急忙把耳朵附了上去。大伙又一窝蜂似的围到跟前，嘴里叫个不停。

此时孙济慈已经休息过劲儿来，进屋后呵呵笑道：“别慌，药起作用了，准备一个痰盂放到炕边，他随时可能要吐。”

果然，韩德功刚从院子里找来痰盂放在炕下，龙远鸿便翻身滚到炕边大口吐了起来。屋里顿时弥漫起一股难闻的腥臭味。荇儿也不避腥臭，抱着龙远鸿的肩膀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好，吐出来就好了。”孙济慈挤眉弄眼道：“准备一碗淡盐水漱口，煎第二服药，提一脸盆水蛭来。”

不消韩德功和赵良栋命令，站在外头的一竿子丘八赶忙拿着脸盆水桶到河边水塘捉水蛭去了。

待龙远鸿吐完，用盐水漱了口。孙济慈也不嫌脏，亲自端起痰盂用小拇指在里面搅来搅去，然后又把指头伸进自己嘴里仔细品咂了半天，深深嗅了一口气，自言自语

道：“果然如此，你们看。”

大伙探头仔细一看，竟是满满一痰盂紫黑紫黑的血块。

“怎么样，你也尝一尝？”见韩德功的脖子伸出老长，老爷子狡猾地一笑。

“死且不惧，何惧啖血哉？”韩德功挽胳膊捋袖子道：“尝尝就尝尝，老先生尝得，我为何尝不得？”说着话，一副视死如归的神色将手伸进痰盂里一搅，然后闭着眼睛将手指伸进嘴里吮了吮。霎时，他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哈哈——孙念慈笑得前仰后合，半天合不拢嘴，好不容易才止住狂笑，他伸出自己的小拇指和无名指，点着韩德功笑道：“小子，你根本就没看清楚我是怎么做的，我用小拇指伸进痰盂，我塞进嘴里的却是无名指，我不是用嘴品咂小拇指上的滋味，而是用鼻子嗅气味。哈哈，你上当了。”

韩德功何等机敏，肉烂嘴不烂，他强忍着嘴里那种恶心的味道笑道：“我早就看出来，我这样做无非是想逗老先生千金一笑耳！”

“好好好！你小子有两下子。”老爷子点点头放下痰盂，转头对大伙说道：“从排出的淤物可以看出，此病乃典型的气淤恶寒所致。但要想彻底治好就必须化去他心里的气结，否则永远也治不好，只能这样半死不活地耗着。”

众人说话的当口，张磊等人已捉了满满一桶水蛭回来了。

孙济慈更不多言，伸手从韩德功腰里拔出马刀。韩德功的马刀是灌过水银的，一般人根本拿不动。孙济慈刚一拔出马刀便吃重失手咣啷坠地，刀差点砍在韩德功的马靴上，吓得韩德功急忙一跳才堪堪避开刀锋。

“娘西皮！”孙济慈低声嘀咕了一句，“什么破玩意儿？”转身又从张磊腰里拔出马刀，在手里掂了掂，觉得还比较趁手，二话不说便掀开龙远鸿身上的被褥，三刀两刀把龙远鸿身上的衣服割开，龙远鸿便赤裸裸呈现在众人面前。

此时两个女人都在旁边。夜明珠倒没什么，只是庄重地把头偏到了一边。荇儿则装出一副羞羞答答的模样儿，眼睛却贪婪得一眨不眨，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看了个仔细。孙济慈瞧了瞧龙远鸿胯下修伟之物，嘿嘿一声怪笑，皮里皮气瞅着荇儿打趣道：“小娘子，你是有福之人哇！”

孙济慈弄岔了，浑以为荇儿乃远鸿之妻，因此这句玩笑话里的意思便非常露骨。

荇儿脸上顿时飞起两片红云，嗫嚅道：“我不……”

“怎么——你尚不满意？”孙济慈头也不抬头又追问了一句。

饶是那荇儿见多识广荤素不忌，也经不起孙济慈这般玩笑，只有装模作样的嚅喏一声，扭着腰肢，捂着脸跑出门去。旁边的众人此时已对他有所了解，见他如此不羁，大伙也都没往心里去。

孙济慈接下来的举动更加惊世骇俗，只见他对准自己的鼻子猛击一拳，鼻孔里顿

时蹿出两条血龙，他的两手就着鼻血一通划拉，手上便沾满了自己的鼻血。然后张手把血均匀抹在赤身裸体的龙远鸿的皮肤上，接着把水蛭密密麻麻摆在龙远鸿身体周围。那些水蛭闻见温热的人血，立刻蜂拥蠕动着紧紧吸附在龙远鸿身上。

医者父母心，放自己的血给别人治病。此时，众人仿佛才真正领教了这位行为怪异的大国手至纯至粹的医者风范。

自古巫医相通，夜明珠一下便看出孙济慈此举的意图。龙远鸿体内气血两滞、水火不容，水蛭乃吸血动物，在他的身体四肢附上这许多水蛭，相当于在他体外及四肢末端安装了无数体外小心脏，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一来，将会大大加强其体内血液循环能力。热毒随血液向体表及四肢快速循环，而体表及四肢末端聚集了大量的寒毒，于是热毒与寒毒相互抵消，实际上就是以毒攻毒。

不大一会，那些吸饱了人血的水蛭圆滚滚自动脱落，用手一摸则冷硬如冰，再摸龙远鸿身体四肢，已是温软如初了。

“好了——”孙济慈擦擦额上的汗珠，用两团麻纸塞住还在流血的鼻孔乐呵呵说道：“这小子命大，小命算是暂时保住了。”

听说暂时已无性命之虞，劳累多日的沈百谷往椅子上一靠便睡了过去；韩德功和赵良栋这两个曾经的冤家顿时相视一笑泯恩仇；荇儿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哭得浑身直颤；夜明珠则跪在孙济慈的面前抽抽搭搭道：“老先生，您便是观世音菩萨派来救苦救难的活神仙，从今往后，我要在家里供上您老的神位，早晚一炷香晨昏三叩首。”

哈哈，孙济慈捻着鼠须尖笑起来，也不拘泥什么男女授受不亲，抓起夜明珠的双手便将她拽了起来。手不失闲地在她身上拍拍打打道：“世上哪有给活人供神位的？千万不可！折杀老夫了，老夫还想多活几年呢。”

夜明珠知道：大凡奇能异士大多经历坎坷秉性怪异，不拘尘世俗气。因此这些人的言行行为在常人眼里便显得怪戾乖张、狷介狂悖。但也恰恰因为如此，这些人便不受世俗的任何干扰，其学术业务能够精进到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若循规蹈矩流于常规，则难成大器。因此，小老儿这些略带狎猥的举止她也没往心里去，只红着脸淡淡一笑作罢。

韩德功看似粗犷，其实却是个玲珑剔透之人，他已稳稳捏准了孙济慈的脾性。于是上前去大手一拍孙济慈的肩膀，呵呵笑道：“老棺材瓢子，你可是宝货哇！咱们要在菩萨面前替您多多祈福，让你多活几年多做好事，顺便再多讨几房婆娘，好好享受人间艳福。”

大伙闻言顿时大惊失色，唯恐孙济慈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谁知老爷子不但不生气，反而吊着韩德功的膀子龇牙咧嘴尖笑道：“嘿嘿——小子，这话我爱听！”说这话时，他眯起绿豆眼，眼神在荇儿胸前腰上逡巡游弋，扫帚眉一耸一耸，神态活似街痞二

流子。

大伙顿时放下心来，一齐拥上前去作揖打躬，说不完的感谢承情话。

孙济慈脸色一变，郑重其事说道：“我早已说过，治了病治不了命，关键还是他的心症，心症不除，其他都是闲的。”

龙远鸿的心症只有韩德功略知一二。他凑到沈百谷身边悄悄摇醒他，压低声音说道：“舅舅，我估摸着远鸿的心事八成和八路军办事处有关。”

沈百谷点点头，心照不宣道：“远鸿乃赤忠之人，也只有这事能让他如此伤怀。”

“得想办法和八办的人联系一下，看能否从他们那里探出些蛛丝马迹？”

“按理说这是人家内部的事情，我们插进去不好，但为救远鸿的性命我只好豁出去这张老脸去试一试。”

“怎么试？直接去找？”

“呵呵，这种直愣愣的事情只有你做得出来，”沈百谷睨了他一眼说道：“大后天是中秋节，兰州八办邀请陇上缙绅名流参加一个茶话会，我也在被邀之列。”

“那就好，那就好！”

这时，赵良栋走过来给韩德功使了个眼色，两人便一起来到院外。

“什么事？”韩德功问道。

“我一直不明白，恒臣怎么会流落到甘肃来？我想请教一下。”

“谁？”韩德功莫名其妙。“恒臣是谁？”

赵良栋解释道：“远鸿表字恒臣。”

“哦——”韩德功警惕地看了他一眼，摸了摸自己脑后的刀疤摇摇头，嬉皮笑脸反问道：“你和远鸿什么关系？你一口一个兄弟叫得煞是亲热，我怎么没听远鸿提起过你这个当师长的哥哥？”

“嘿，说起来话长。”赵良栋叹了口气，颇有感触地说道：“我和恒臣是一个镇上的，我俩可以算作总角之交。他家在陕南商州龙驹寨丹江岸边开了十几家酒楼，我们家老爷子是他家的总账房，两家人算是世交。我俩起小便一起念书一起练武，后来又一齐念的商山书院。本来日子过得安逸逸，谁知祸从天降。”

“怎么了？”韩德功很快便听得入了神。

“龙驹寨一个姓宋的大财主看中了恒臣家一块牛眼风水宝地，这狗财主仗着家里有人在省府做官有权有势，便欲将牛眼宝地占为己有。龙大爹性格刚烈，自然不会轻易就范，结果被大财主设计陷害下到西安大牢。大财主又伪造地契，强行把那块牛眼地据为己有。后来，嘿，太惨喽！说不成……”赵良栋长出了一口气，愤愤地双手一

击,有点说不下去了。

“快说快说。”韩德功不管这些,只顾催着他往下讲。

赵良栋掏出烟来递给韩德功一棵,韩德功双眼直喷火,双手紧摇表示不抽,他关心的是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赵良栋徐徐吐了口烟气,双眼望着天空,唏嘘不止感慨万千。“龙老爹气性大,几天便活活气死到牢里。他们一家人都是宁折不弯的性格,龙大妈听到消息一根绳子悬梁自尽,恒臣已经出嫁的姐姐气不过,撇下丈夫娇儿,吞下一包毒药死在狗财主家里。恒臣得到消息,匆匆从书院回到家中,二话不说便把家里值钱的家当全部变卖,为双亲和姐姐发完丧后把钱全部散给店里的堂倌伙计,将所有人遣散回家。当时我看他脸色不好便多了个心眼,悄悄在暗中一直跟着他。当晚他便提了一把杀牛的青条子闯入财主家,我一看事情不妙也跟着闯了进去,就这样我俩联手把财主家屠了个干干净净,然后一把大火把财主家烧为灰烬,又一把火烧了恒臣家名下的所有房子和酒楼,两人趁着黑夜撑上船一口气跑到了汉中。”

“好,烧得好!”韩德功听得热血沸腾,不禁叫起好来。“那后来呢?”

“当时我十八岁、恒臣十七岁。在汉中举目无亲,恒臣虽有一点厨艺,但没有本钱也是枉然。只有下汉江跑船出苦力,除此而外便无任何谋生的手段,一干就是三年。有一年我们运货去安庆,回来时走旱路,晚上在湖北麻城歇店,谁知半夜里红军攻打麻城,我们弟兄两人便失散在战火中。我被国军拉走当兵,从此再没见过他的影子。前年我带部队追击红军路过陕南,抽空回家了一趟,镇上人都说没见过他回来。”

“操,他作下这么大的案子,他怎么敢回家?”韩德功不屑地撇撇嘴,“再说他家已经烧光了,亲人也都死光了,他回去做甚?”

“你说得在理,我当时也是着急犯糊涂才回到老家去找他。不过此行也并非毫无收获,从我老爹嘴里得知,姓宋的财主家并没有被我俩杀绝,他家的二小子宋韵晟因在商山书院念书而幸免于难。”

“可惜!让这孙子留了一条狗命。”韩德功咂着嘴不住惋惜。

“嘿嘿,”看到他那副穷凶极恶斩尽杀绝的样子,赵良栋不禁喷地一笑,“宋韵晟就是在家我俩也不能杀他。”

“为何?”

“宋韵晟和我俩是同学,平日私交甚好,虽是仇家之子却也下不去手。”

“那倒也是,一码是一码。”韩德功点点头,接着问道:“你回家这小子没跟你玩命?”

“玩鸡巴命哩!陕南闹共产,宋韵晟一咬牙便跟上红军走了,我根本就没见上人。即使见了面他也不知是我伙同恒臣干的,所有人都以为是恒臣一人干的。”

“呵呵——还是你聪明!”

赵良栋闻言愕然,“我聪明? 我聪明什么?”

“当然你聪明,活儿是俩人一起干的,罪名都落到了远鸿一人头上,你还不聪明?”

“操鸡巴蛋! 你说的这叫蛋话。”赵良栋气哼哼骂道:“我要聪明就不跟恒臣趟这浑水了,宋家二十几口杀了个干干净净鸡犬不留,灭门大案呐! 你当开玩笑哩?”

“行了行了,你当初要不跟我兄弟趟这浑水,你现在能混到这份上? 你当球毛的师长哩! 现在大不了还窝在哪个私塾里妥妥的当你的孩子王呢。占了便宜还卖乖!”

赵良栋一听顿时没话可说了,他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巨人,心道:这狗日的看着五大三粗像个棒槌,脑子却精得算盘珠子似的,话到了他嘴里三绕两绕就变了味儿,可你听起来却还真像是那么回事。

想到这里,他极粗豪地笑道:“你别一味只套我的话,我问你的事情你还没说哩。”

提起正事,韩德功脸色凝重起来,咳嗽了一声,说道:“既然你是恒臣换命的弟兄,告诉你也无妨。”

“你快说,废话怎这么多?”

韩德功又咳嗽了一声,压低嗓门说道:“实话告诉你,恒臣是那边的。”

“哪边的?”

“共产党那边的。”

赵良栋大惊失色道:“怎么可能呢? 那你又是如何和他认识的?”

“他是西路军独立骑兵师的骑兵指挥官,河西战役中我俩在战场上交过手,你看我脑后这条疤,就是他留给我的。”韩德功说着低下头脱掉帽子让赵良栋观看。

赵良栋瞥了一眼刀疤,倒吸了一口凉气,急不可耐地说道:“行了行了,伤疤我见得多了,你拣重要的说。”

韩德功看他猴急的样子,故意沉住气慢条斯理地整理帽子衣领不急着说,眼见赵良栋眼中快要喷出火时才慢悠悠说道:“西路军被打散,他就跑到了这里,我便和他再次相遇。”

“操! 你以为我是笨鳖。”赵良栋忽然一笑,“你有那么大度? 这么大的疤,当时脑袋都快砍掉了! 你能轻易放过恒臣? 说实话,到底咋回事?”

“谁骗你谁是王八!”韩德功有些上火,唾沫星子乱溅,“实话告诉你,若换了别人,一百个我都杀了! 但恒臣不一样,我俩是王八瞧绿豆——对上眼了。爱信不信!”

听话听音,赵良栋低头沉吟良久,忽然抬头说道:“此事非同小可,虽然现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我觉得恒臣的身份还是不要让外人知道为好。”

“还用你说? 我为啥要死乞白赖把他拉到我的黑马团当教官? 目的就是给他披件狼皮,吓唬吓唬那些居心叵测之人。”

“明白了。”赵良栋吁了口气，转而说道：“听说你们近日就要开赴豫东？”

“阴历八月十六日子夜开拔，骑马到宝鸡集结，然后乘军列开赴前线。”

“兄弟，咱哥俩也算不打不相识，有恒臣这层关系，咱俩就是坚刚坚刚的铁杆兄弟。你上前线打日本，哥哥送你一件礼物。”赵良栋说着从上衣兜里摸出一张纸来递给韩德功。

韩德功接过一看，竟是一张第八战区的军火调拨单，上面赫然有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的亲笔签名。凭此可随时在战区防区内任何军火仓库提调军火。韩德功顿时心花怒放，脸上笑得菊花似的，紧紧把调拨单攥在手里，生怕赵良栋出尔反尔。

来而不往非君子，他笑容可掬地说道：“我们杂牌军是姨娘养的，军火一向匮乏，到了豫东我估计补给就更困难了。你这是帮了我一个天大的忙，你要什么尽管说。要不我送你一匹好马？我们刚从西域进了一批洋马，你随便挑。”

“算了，马留着打日本鬼子去，我们在后方用处不大。”说着，赵良栋顿了顿，抬眼看了看周围，低声叮嘱道：“今后要是补给紧张，你给我发电报，我派部队给你押运过去。潼关也有我们八战区的军火仓库，从那里给你送军火又快又方便。”

“哥们儿，凭你这句话，我黑马团能一鼓作气杀到东京去，我把日本杂碎们那个狗逼东条英机的脑袋提回来给你当夜壶插。”

哈哈——赵良栋忍俊不禁，笑得几乎岔了气。

龙远鸿虽然苏醒过来，但精神依然极差，话也懒得说，只用两只空洞的眼睛扫了大伙一眼，微微点点头便又睡过去了。在夜明珠一再劝导下，后来又勉强喝了两口参汤，然后便闭上眼睛一动不动，死人一样安静。

到了晚上，夜明珠坚持把大伙都劝走，庙里只留下她和荇儿两个女人在身边看护，另外让顺子搬回庙里，晚上就住在外厢房以备万一。夜明珠从家里请来一尊菩萨，整夜跪在菩萨面前诵“大悲咒”。荇儿则衣不解带歪在龙远鸿脚边，他稍一有动静便随时起来照应。

荇儿睡觉很轻，每次醒来都能看见他两眼大睁恶狠狠盯着房顶，宛若暗夜中的孤狼一样目光炯炯，眼神阴狠而深邃，仿佛深不见底的枯井，看起来很是瘆人。摇他叫他，好像没有知觉一样眼睛一眨不眨，更不说话。如此几次之后，荇儿便害怕起来，她溜下炕凑到夜明珠身边低声述说。夜明珠也不回头，低低说道：“失了魂就这样子，别惊他。你该睡就睡，我自有办法。”言罢，略略提高了诵经的声音。

梵音高贵清越，闻之让人心静神明。香烟缭绕，大悲咒慈音悠悠，霎时间，屋内的气氛迅速归于庄重安详。荇儿忐忑不安的心情立时安静下来。

“世上但有一人爱你，你便不该去。”诵经一毕，夜明珠站起身径自来走到龙远鸿身边，附耳说道：“何况有这么多人牵挂着你，你更不该自弃。”说着伸出一双莹润柔腻的柔荑搭在他的太阳穴上轻轻揉搓，缓缓运气。

慢慢的，龙远鸿闭上了眼睛，容颜渐渐由灰白变得有了血色，不一会便发出了均匀的轻鼾，他睡着了。

送走神医孙济慈，一眨眼便是中秋节。

中午刚过，沈百谷陪着王幼山匆匆来到了将军庙。王幼山面带疾色，不待人引导，口里大叫着“老龙、老龙——”三步并作两步扑进屋里。

沈百谷给大伙使了个眼色，大家便停住了脚步静静等在屋外。王幼山一身中山装，看不出身份。大伙不知底细，都用探询的目光看着沈百谷。沈百谷点点头解释道：“这人是远鸿的一个故旧至交，也是个大夫，听说远鸿有病，专程过来看望他。”说着看了一眼韩德功，韩德功会意，心领神会道：“既是远鸿的至交，咱们就不打搅他了，让他和远鸿消消停停说会儿贴心话，远鸿心一宽说不定就好了。”大伙听了觉得有道理，也都不言声了。

听见王幼山的声气，龙远鸿奇迹般地挣起身子，叫了一声：“王——”，刚仰起脑袋，一口气没有喘匀，脑子一晕又仰面跌回枕头上。

仅仅二十来天未见，龙远鸿变得瘦骨嶙峋，两只眼睛深深陷进眼眶里，骄傲的鹰翅眉无力地耷拉在眉棱上，原本浓密的头发变得稀稀拉拉。巨大的反差让王幼山几乎认不出他来。王幼山心里禁不住咯噔一下，鼻子一酸，眼圈顿时红了。

龙远鸿喘着粗气，急切切瞪着他，断断续续问道：“有……有……有消息么？”

王幼山紧紧抓住他骨瘦如柴的双手，忍住眼泪点点头：“有，这儿有上级的重新批复。”

“给我……快……”龙远鸿急不可耐挣出双手，气喘吁吁说道。仿佛即将溺死的落水者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王幼山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电报纸递给他：“这是今早延安发来的批示。”

龙远鸿一把抓住电报纸，双手哆哆嗦嗦展开阅读。上面写道：“根据兰州八办就龙远鸿同志有关情况的二次申诉，经组织重新审核调查并报请周副主席阅示，鉴于该同志在以往的历次革命斗争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决定撤销前次对龙远鸿同志申请归队一事所作出的决定。今次决定如下：考虑到龙远鸿同志目前特殊的身份背景，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可就地安排该同志一部分适当的外围工作，以继续考察，特此决定。”

看完电报，龙远鸿顿时泪如倾盆，起先还强自忍着只是低声抽咽，忍了一会突然变成了惊天动地的汹涌号啕。

二十多天以来,这是大伙第一次听见他的声息,虽然声音有些撕心裂肺,但说明了他心里的包袱已经彻底解开了。荇儿最先雀跃起来。“好了好了——”话音落地,她自己眼圈一红也跟着泣不成声,其他人都欣慰地笑了起来。

韩德功大声对张磊命令道:“去,办两桌酒席来,还有果品月饼,顺便去海石驿通知中央军,让他们飞报赵良栋。”

“稳当些!”沈百谷瞪了他一眼,“疯疯张张的,什么样子吗?远鸿现在需要静养,要喝酒回你的大校场喝去。”

夜明珠莞尔笑道:“老爷子,今天是中秋节,大伙都跟着累了这么长时间。远鸿的身子骨我知道,只要心气儿平复过来,将养一段时日也就差不多了。今天就让大伙热闹热闹,也算是冲冲晦气。”

韩德功闻言,一张毛毛脸顿时乐开了花,小声嘀咕道:“就是嘛,还是夜明珠大姐站得高看得远!”他也跟着龙远鸿称夜明珠为姐姐。

“什么?”沈百谷耳朵很灵,一听此话脸色顿变。“你说我鼠目寸光?”

韩德功吓得一激灵,赶忙朝地上啐了一口,“你瞧我这臭嘴!舅舅,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好撑船。”说着,自己抽了自己一个嘴巴。他这个将近两米的巨人做起无赖小儿之状倒也惟妙惟肖,惹得一竿子人轰然一声大笑起来。

王幼山与龙远鸿在屋内低低谈了有个把时辰,这段时间里大伙也不打搅他俩,众人只在院里忙着张罗布置酒席及晚上赏月之事。四点多钟时,王幼山从屋里出来了,他笑着对大伙点点头,然后告辞要走。夜明珠还待要留客人吃酒,沈百谷给她使了个眼色,“王先生有事在身,改日再说吧,我送送王先生。”

有他出面说话,别人也不好再说什么,遂簇拥着王幼山出来,然后挥手告别,看着沈老爷子和他迤迤远去。回过头来,大伙便一窝蜂似的涌进屋里,只见龙远鸿正双目灼灼地靠在被子上,满脸愉悦之色。见大伙进来,他还打算起身坐起,韩德功一把按住了他。“躺下躺下,我的天神!有话躺着说。”

龙远鸿顺势躺下,说道:“我饿了。”

夜幕降临,浑圆的明月高高悬挂在天空,清亮的光芒将大地装扮成莽莽苍苍一个银色世界,而天空则显得更加深邃幽蓝。

喝了一碗稀粥,龙远鸿便呼呼大睡起来,阵阵鼾声传到院子里,给人感觉他已倦极,仿佛跋涉了很久走过了万水千山刚刚回到家里一样。

院子里灯火通明,院子上首摆了一桌子干果点心等饕品,蜡烛闪亮香烟缭绕,那是用来供奉月亮的。院子中间摆了四桌酒席,上席两桌以沈百谷和夜明珠为首,下席两桌以张磊杨启乾为首,专为黑马团及中央军的丘八们留下的。大伙坐在那里欢声

笑语等着赵良栋，不知为何，下午即已通知了他，到了现在却还未露面。

又过了一刻钟，没有等到赵良栋，却迎来了笑面虎马腾岳。马大胖子身后还跟了一个风姿绰约楚楚动人的小美人。

谁请的马大胖子？大伙儿面带诧异之色相互交换着眼神。

“各位，马某这厢有礼了。”笑面虎到底是笑面虎，即使没人理会也照样从容不迫，他笑容可掬拱手频频。“马某今天不请自到，专为呈谢小女的救命恩人而来，多有叨扰，多有叨扰！”说着走到夜明珠跟前鞠一躬：“大姑，您老也在？我想见一下龙先生。”

夜明珠今天确实高兴，遂一改往日的矜持，笑吟吟站起来伸手让道：“马老板，既来之则安之，远鸿身体偶有微恙正在酣睡。我们借他这块地方一乐，你来了就请入席，一起喝上几杯。”说到这里，她笑着向那姑娘微微颌首道：“这位小姑娘是——？”

“这是小女大姐。”马大胖子忙不迭地介绍道：“目下在兰山书院念书，迩前多亏远鸿先生义薄云天出手相救，小女方有幸安然无恙。”他说话极有分寸，不疾不徐，既表达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又不让别人知道到底所为何事。

大姐即那日龙远鸿在中山铁桥冒死相救的那位冰山冷美人。她也不多言，只矜持地向夜明珠福了两福。

夜明珠闻言微微一愣，这世界简直太小了！远鸿多咱和马大胖子家的千金搅和到一起了？惊愕归惊愕，她是见过世面的女人，略一沉吟便极有分寸地说道：“远鸿身染微恙，目下暂不能起床。这样吧，马老板的心意我代远鸿领了，他醒来后我告诉他，你们爷俩请入席安坐，一起喝几杯。”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多谢大姑。”马大胖子拱拱手便想入座。大姐在身后拉拉他摇摇头，马大胖子便知闺女坚持要见龙远鸿。他尴尬地一笑，摊开双手道：“大姑，这样吧，我和姑娘悄悄进去，也不惊动龙先生，远远看上一眼就出来，不见恩人的面我们爷俩这心里也实在下不去，况龙先生现有清恙在身，我们爷俩更应该进去探望探望。”他确实会讲话，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谁还能拒绝？夜明珠只好点点头，一伸手引导着这爷俩进到屋内。

大姐从小娇生惯养，加之天性清高傲岸，在她看来这世界就是她的，由她指点激扬。所以她也不理会夜明珠，大步走到龙远鸿榻前，三下两下便把龙远鸿摇醒。

“姐，下雪了！”龙远鸿不知正在做什么梦，乍醒过来嘴里嘟嘟囔囔道：“趁热把鱼汤喝了。”

大姐忍不住扑哧一笑，龙远鸿怔怔坐起身来。看样子他还没完全醒透，只见他一把抓住大姐的手，半睁着眼睛朦朦胧胧道：“你是谁家小孩？要不要我给你家大人捎个话？”

大姐听见这话就生气，一抖双臂挣脱双手道：“你好好看清楚！谁是谁家的